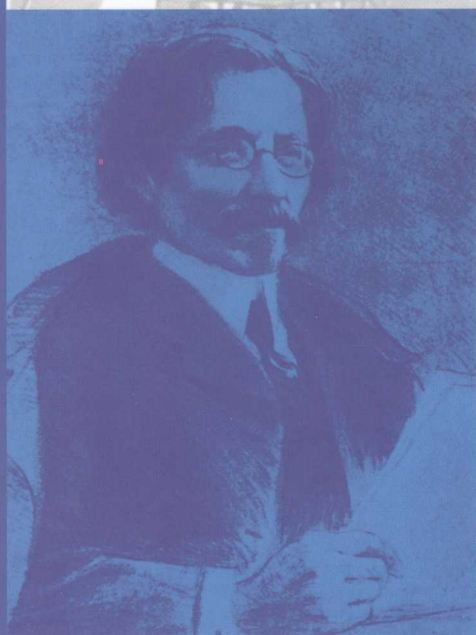


世界文化名人
著名犹太作家



肖洛姆－阿莱汉姆 幽默小说集

YOU MO XIAO SHU O JI

© 汤 真 / 译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肖洛姆—阿莱汉姆幽默小说集

肖洛姆—阿莱汉姆著 汤真译,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3591-3559-5

I.肖... II.①肖... ②汤...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犹太—近代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41608号

肖洛姆—阿莱汉姆幽默小说集 / 肖洛姆—阿莱汉姆 著

责任编辑 蔡小荣

美术编辑 黄震

责任校对 汪枕黎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70mm 1/16

印 张 31.5

书 号 ISBN 978-7-5391-3559-5

定 价 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服务热线:0791-6524997

肖洛姆—阿莱汉姆 幽默小说集

◎ 汤 真 / 译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京葉里漢斗

前 言	5
前 言(之二)	12
祝你平安	
永 生	16
我的初恋	33
着魔的裁缝	50
菲雪尔老师	81
以牙还牙	93
三个寡妇	105
哈斯霍纳·拉博的奇迹	129
扑基牌	136
科德诺最幸福的人	148
女儿的坟	156
劝 告	163
瓦 罐	174
押 解	184
卖牛奶的台维	
“我是个卑贱的人”	208
运气来了	210
空中楼阁	225
今天的孩子	237
霍黛儿	252
叶 娃	266
希普玲查	278
台维到巴勒斯坦去	291
离 开!	308

目 录

卡斯里莱克

小百姓的市镇	322
德莱福斯在卡斯里莱夫卡	327
继承人	331
赎罪节的一件丑事	340
急 忙	345
两个死人	353
彩 票	364
犹太孩子们	
多子多孙是福气	380
三个小脑袋瓜	385
我真幸运——我是孤儿	390
钟	395
逾越节的客人	402
乡村逾越节	407
光明节钱	414
歹 徒	426
小提琴	434
玛土撒拉	447
以利亚先知	456
雅 歌	
布 嘉	460
采 青	467
这一夜	474
五旬节后的安息日	487
译后记	500

前言

肖洛姆—阿莱汉姆是近代犹太文学中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有人称他为“犹太的海涅”、“犹太的狄更斯”、“犹太的契诃夫”或“犹太的马克·吐温”。高尔基则称他为一个“才能非凡的讽刺家和幽默家”，认为他的作品怀有“对人民崇高、深厚而真挚的爱”和“辛酸而感人的幽默”。他一生共写了三百多篇短篇小说，五部长篇小说，以及一些剧本和评论。这些作品，在全世界凡是能读意第绪语的犹太人，可说是很少有不曾读过的；半个多世纪来，它们已翻译成多种文字，今天已成了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1959年，首都文化界举行世界文化名人肖洛姆—阿莱汉姆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茅盾先生等在讲话和撰文中，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

肖洛姆—阿莱汉姆原名肖洛姆—拉比诺维奇。1859年生于乌克兰的彼莱耶斯拉夫。从小就家道中落，备尝生活困顿的滋味；母亲在一次流行的霍乱中死去，之后长期受后母虐待。他不得不帮助料理父亲开设的小客店，天寒地冻时去招徕旅客；自己还没有从教会学堂毕业，就去谋求职业，做家庭教师……这种艰苦而悲惨的生活，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从市集上来》中，有充分的描述。

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开始在乌克兰一带发展，冲击了犹太地区中世纪宗法式的封建基础，犹太人中间展开了一个要求获取新知识的所谓“启蒙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当时席卷全俄的解放运动的一部分。那时正在帝俄县立中学读书的肖洛姆—阿莱汉姆，怀着强烈的求知欲，贪婪地学习了俄文，发现了俄国文学的宝藏，接触了俄国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和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的先进思想。

肖洛姆—阿莱汉姆从事文学活动时，一开始就站到了当时正在跟腐朽落后的气氛进行斗争的犹太新文学的一边，不用当时惯用的希伯来文的教义教规语言，而用人民说话的语言，即意第绪语进行写作。他所选取的题材，不是当时文学上一贯采用的《圣经》神话，也不像有些作家那样，去写伟大的历史

事件和大人物的故事。他所刻画的全是犹太低层人民,所谓“小地方”的“小人物”,描写他们在沙皇专制政治、民族歧视双重压迫和宗教观念束缚下的苦难生活,以及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渴望。由于他来自穷苦阶层,与穷苦人民血肉相连,眼光锐利,观察精细,所以表达得格外深刻、逼真、生动、感人。因此,在他发表了不多的几篇作品后,人民就立刻认识了这位有力的现实主义作家,把他称为“穷人的弹唱诗人”,给予他热烈的欢迎和爱戴。正如他的笔名“肖洛姆—阿莱汉姆”——原是犹太人相见时常用的问候语“你好”或“祝你平安”一样,他在人民中间深深地扎了根。

肖洛姆—阿莱汉姆决定以写作作为他的职业,从此也就开始了当时文人的艰苦生活。他尽管辛勤劳动,却几乎不得温饱。在1885年时,由于一贯反对他的婚姻的丈人去世,他才意外地得到了一笔可观的遗产。然而,他生来不善理财,又把很大一部分钱花在文学事业上,办《犹太人民丛书》,资助穷困的犹太作家,再加上受到一些投机商和骗子的讹诈,他很快就把钱财花光了。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努力写作,而且还得到处奔走,并接受出版商和他订立的非常苛刻的合同。

1905年,在基辅经历了帝俄统治者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肖洛姆—阿莱汉姆决定移居到美国去。他游历了欧洲诸国,于秋天到达纽约。但是他在那里没有逗留多久。他的人民在呼唤着他。1908年,他又回到了俄国,遍游了俄国犹太人聚居的城镇。那时他已是很有名的作家,所到之处,都受到人民群众极其热烈的欢迎。

可是,名声并没有把肖洛姆—阿莱汉姆从贫困中解救出来。他不但贫困,而且患了肺病。1909年,人民为了肖洛姆—阿莱汉姆50岁生日,在俄国、波兰、美国、南非等上百个有犹太人居住的城市,都进行了集会庆贺,当时组织的一个委员会为他募集了一笔基金,这才把这位正在意大利疗养肺病的大作家从出版商那儿“赎买”了出来。

肖洛姆—阿莱汉姆在侨居瑞士的时候,经常去听列宁、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演讲。他相信美好的日子一定会来到,“俄罗斯的天空将有太阳升起”。但他没有活着看到劳动人民获得胜利的一天——十月革命的爆发(当然,也没有经历随后的另一种噩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正在德国养病。后来他历尽艰辛,逃到了中立国丹麦。1914年年底,又怀着抑郁的心情到达了纽约。这时他的病势已重,1916年5月13日,终于在那里逝世。安葬时,一万五千人瞻仰了他的遗容,十余万人参加了送葬。肖洛姆—阿莱汉姆在遗嘱中写道:“不管我以后死在哪里,请别把我和那些贵族、富豪和名流葬在

一起,而要把我埋在普通的犹太劳动者、真正的老百姓中间。这样,好让我坟上的墓碑点缀我周围的平凡的坟墓,也好让那些平凡的坟墓点缀我的墓碑,就像在我生前那些平凡的人使他们的作家增光一样。”

肖洛姆—阿莱汉姆的创作,正如他的文学主张所表明的那样,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而在反映生活的横断面的短篇小说的领域里,他的才能得到了最充分最完美的发展。他在三百多篇短篇小说中,创造了一系列可笑的、悲剧的、虔诚的、淳朴的、可爱的、憧憬未来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卖牛奶的台维、经纪人曼德尔、着魔的裁缝和许许多多卡斯里莱夫卡人和犹太的孩子们。读着这些作品,使人仿佛立刻身临其境地来到了那个闭塞落后、孤陋寡闻的犹太人的“故国”,亲眼目睹了在沙俄专制暴政和民族迫害下,少数民族苦难生活的一幅幅骇人的图景。

一百年前,在沙皇俄国的犹太人,只允许居住在当今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等一部分壁垒森严的地区内。这些地区就是所谓“犹太人居留区”。犹太人不但不能自由选择居住地,而且限制自由地挑选职业。他们不准在政府中担任职务,有服兵役的义务,但只能在军队中当士兵。几乎完全不让接受教育:在当地中学和大学中的犹太人,不能超过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或三。甚至在居留区内,他们不准住在乡村里,不能经营农业,而当时那些地方除小手工业工场外,很少有其他工业,因此,许多犹太人都找不到工作。他们这些挤在小市镇上的所谓“过剩的犹太人”,别无糊口之道,就只好当裁缝、鞋匠、理发师、澡堂伙计、小商小贩、马车夫、运水夫、媒人……

肖洛姆—阿莱汉姆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描绘了他称之为“卡斯里莱夫卡”这个虚构的市镇。在意第绪语中,“卡斯里”(Kasril)这个字是“矢石交加而不屈”的意思。“卡斯里莱夫卡人”也就可引申为“饱受痛苦而顽强活下去的人”。犹太人在沙皇俄国作为深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当时不可能有其他反抗的办法,于是往往寓悲愤于诙谐,以嬉笑怒骂作为他们应付恶劣环境的武器。在这个市镇上,“犹太人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而且据说还在繁殖增长”。这个市镇上的一个居民,一次来到巴黎,看到了著名的犹太大资本家罗思柴尔德。“搬到我们的卡斯里莱夫卡镇上去住。”他对罗思柴尔德说,“在那儿你决不会死,因为自从卡斯里莱夫卡成为一个市镇以来,从来就没有一个富翁在那儿死过。”(《小百姓的市镇》)——肖洛姆—阿莱汉姆是这样刻画他的卡斯里莱夫卡人的,而且常用这种手法,来描绘所有生活在“居留区”内极度穷困的犹

太人：有一个人因为偶然的机会，给自己害病的孩子请来了一个大夫，他成了“最幸福的人”（《科德诺最幸福的人》）；一个贩鸡卖蛋的女人，因为失去了一个瓦罐，就觉得自己“好像没了一条胳膊”（《瓦罐》）；一个裁缝为了能有一只羊，给可怜的孩子吃些奶，结果丢掉了自己的性命（《着魔的裁缝》）；一个乐师，因为得到了一个卢布买中饭吃，兴奋地叫全家人开上两个音乐会（《小提琴》）……这些悲惨得有点稀奇古怪的犹太人，用那个科德诺最幸福的人的话来说：这都是因为他们的好上帝甚至连呼吸的自由空气都没有赐给他们。作者就是用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淋漓尽致地介绍了注定要崩溃的沙皇俄国这个“各民族的监牢”的一角。

在肖洛姆—阿莱汉姆的笔下，沙皇派驻犹太人居留区的监督是乖张恶毒的“暴君”（《押解》），小地主是连恋爱信也要请人代写的脓包（《我的初恋》），资本家是“能抢就抢”的骗子流氓（《三个寡妇》）。在讽刺这些专制统治者和剥削者时，作者使用了最痛切的字眼。几乎在他的任何一篇小说中，读者都可以看出作者对这批为富不仁的强豪之辈所吐露出的深恶痛绝的憎恨。他的作品中的许多主人公，对统治阶级都怀有一种本能的轻蔑和厌恶。一个有一顿没一顿的贫困不堪的乐师，他赞成“不为世界上的大人物——国王们和王子们——演奏，不管他们给他多少钱，他都不演奏。他宁愿演奏给酒馆里和乡村里的老百姓听，或者甚至在森林里演奏给飞禽走兽听”（《小提琴》）。一个饶舌的家庭妇女，谈起财主就咬牙切齿，她说：“财主人家有的是钱，但就是没有什么常识。”（《钟》）关于这方面的题材，肖洛姆—阿莱汉姆除表现在许多短篇小说中之外，还写过一部专门批判犹太财主的《孙德尔·布兰克》；在19世纪90年代里，他还创作了讽刺喜剧《耶克尼胡茨》，无情地揭露了资本家的丑恶嘴脸，以致基辅的富商们终于要求沙皇当局没收了这个剧本。

宗教在犹太人民中间有着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影响和势力。宗教有助于犹太人的认同和凝聚，维护民族的特性，但一部分披着宗教外衣的教士，往往成了维护专制政治和上层分子利益、剥削和奴役人民的一种有力的特殊工具。对于这些宗教教士的伪善，为虎作伥，贪婪毒辣，作者在《永生》、《逾越节的客人》、《赎罪节的一件丑事》和《以牙还牙》等小说中，作了深刻的讽刺和抨击。此外，作者借着卖牛奶的台维和裁缝施敏—厄勒的表面上似乎和善的笑话，甚至把上帝也牵涉了进去。他们往往以一种对《圣经》知识的一知半解为掩饰，不时说出一种貌似恭敬上帝的话——“上帝本人一定是憎恨穷人的，要是他不憎恨穷人的话，他还会叫我们穷吗？”“您给予我们痛苦和烦恼、疾病和

贫穷。哦,主啊,这些东西是您在无边的慈悲中赐给我们的……”(《卖牛奶的台维》和《着魔的裁缝》)——来评论上帝和对待“神圣的”经文。肖洛姆—阿莱汉姆选择了幽默的方式来描写人民的的生活和精神面貌,是因为幽默能使作者较好地揭露那种戕害人民的近乎荒诞的悲惨生活,同时又能较好地暴露人民精神上的可笑面。马依尔和斯契纳依尔两兄弟,天没亮就守在会堂门口,互相拉着对方的胡子大打出手,争夺他们死去的父亲给他们在会堂里留下的一个荣誉席(《继承人》);而教书先生菲雪尔,一年只能在过节时回到家中两次,他不惜冒险“掉进”那只破烂的小船,“九死一生”渡过刚在解冻的布克河,回到家中,又匆匆忙忙赶到会堂里去了(《菲雪尔老师》)。作为精神上的鸦片的宗教信仰,就是这样几乎造成了他们畸形的性格。

肖洛姆—阿莱汉姆嘲笑了这些人的宗教狂,也嘲笑了他们其他方面的因循守旧、愚昧可笑的行径。但他对他们的嘲笑,决不是嘲骂。因为他知道,他所嘲笑的人是无辜的,他们之所以显得可怜复可笑,都是苦难的生活直接造成的。杰出的作家深深明白被压迫被损害的犹太大众的悲剧的根源所在。他尽管描写了他的主人公们狭窄的精神天地,描写了他们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描写了他们无聊的争吵和纠纷,描写了他们的各种荒唐行为……并且对这一切表现了一种确切的否定态度,但你仍旧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人民的深厚的情爱,他的嘲笑是对自家人、对老朋友、老相识的友好的嘲笑,主要还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他的嘲笑中,包含着一种深沉的悲痛。他们的滑稽故事,使你读了不由得发笑,但还没等你笑完,心里就起了一阵难忍的隐痛。这是果戈理、契诃夫式的“含泪的笑”,在笑声中,响彻着对残害人民生命的社会制度的辛辣的批判。

肖洛姆—阿莱汉姆的最优秀的作品,是《美纳汉—曼德尔》和《卖牛奶的台维》这两组连续性的短篇小说。这两组围绕着一个主角的遭遇展开的短篇小说,作者自19世纪90年代开始写作,几乎一直写了近二十年。

曼德尔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家。他希望在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为自己寻求一席之地,找到自己的“幸福”。可是他既不习惯于新的工作,又不能把握住自己;他作了许许多多计划,一个比一个狂妄;他从一个职业跳到另一个职业,却总是遭到失败。最后,当他去做婚姻生意时,甚至想法子介绍两个女子结起婚来了。曼德尔的幽默故事,是小人物在资本主义现实中寻求一种不可捉摸的幸福的悲剧。

台维则是一个单纯质朴的劳动者。他的生活是根深蒂固的家长式的。他有七个女儿,生活很困难。但是当他的女儿们长大后,犹太公众已经呼吸到了俄国第一次革命的气息。他的女儿在新生活的旋涡里打转。她们的命运,由于各人的不同选择——有的嫁给害病的裁缝,有的嫁给包工头,有的嫁给异教徒,有的嫁后即遭遗弃,一个个得到了不同的结果。他的第二个女儿也公然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自己作主嫁了丈夫。她的丈夫是个革命者,当他给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时,她又自愿跟随了去。台维虽然不了解这个女婿的思想,但他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一个正直的人。因此,尽管他对女儿要跟他“永别”而感到痛苦,但他终于站在女儿的一边。而这也正是台维向社会不公正抗议的方法。肖洛姆—阿莱汉姆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对美好未来的信念,在台维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通过台维和他的一家,作者显示了1905年的革命事件如何在犹太人中起了巨大的影响,打破了犹太人的偏狭的习俗,使他们获得了新的思想和希望。

跟许多作家一样,肖洛姆—阿莱汉姆也写了不少关于孩子们的故事,他认为,孩子是反映社会的一面特殊的镜子。通过孩子的生活所反映出来的犹太人遭受的迫害、他们的贫困和希望,往往给予人一种特殊的感动。

与其他作家不尽相同的是,肖洛姆—阿莱汉姆自己的童年生活中充满伤心和痛苦。待到后来他自己也成了《多子多孙是福气》中那样一个大家庭的父亲和祖父时,他特别喜欢孩子,关爱孩子,为了给孩子们增添一些欢乐色彩,他经常给他们讲故事。那些故事中往往带有他自己童年的身影。如他笔下的那个一点没有欢乐的莫台尔,就透露着他自己的童年感受。莫台尔的父亲、领唱者毕西死了,一家人注定将落入更悲惨的生活,但是莫台尔却觉得从此生活比较愉快了,人们不再打他骂他了,碰到大孩子欺侮他,人家就会来帮他:“可以这样对待一个孤儿吗?”从此,莫台尔一再兴高采烈地喊着:“我真幸运。我是个孤儿。”

1910年4月,高尔基在意大利卡普里岛上读了《领唱者毕西的儿子莫台尔》(《我真幸运——我是孤儿》是其中一篇)后,特地热情地写了一封信给作者:“你的书我收到了。读过后,我笑了,也哭了。……这真是一本出色的好书,我非常喜欢。再说一遍,这是一本了不起的好书。全书都迸射着对人民的温暖、亲切而聪慧的爱的火花。在今天,这种情感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肖洛姆—阿莱汉姆的幽默创作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独树一帜。他那种“含泪的笑”(laughter-through-tears)、“苦中甜，甜中苦”(Bittersweet)、“辛酸而感人的幽默”(高尔基语)，加上经常采用独白体、书信体的创作手法，已成为别具一格的“肖洛姆—阿莱汉姆风格”，引起评论家的广泛注意和研究。幽默是什么？是通过影射、讥喻、双关等修辞手法，揭露生活中的乖讹和悖谬。也有评论家认为，简而言之，就是讲的话往往出人意料。实际上也就是语言丰富多彩，无论诙谐、妙答、自嘲或机智，都求不落俗套，能让人们去体会出更深层的含义，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只是肖洛姆—阿莱汉姆的幽默又决不是限于作者使用的语言，而是把人物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刻画也都幽默化了。他不愿直统统地说一对青梅竹马的男女小孩当时还只有七八九岁，却通过主人公问读者：“她比我大一岁，也可能大两岁，我们俩加起来不到二十岁。现在，我问你，我是几岁？她是几岁？”（《雅歌·布嘉》）他笔下的一个嗜酒而又靠卖酒谋生糊口的穷人说：“吃饭没有酒，就像吃东西没有牙！”他自己用葡萄酿成酒，把酒倒进一个个小瓶子，卖给他的熟人过安息日。作者写道：可那酒是什么酒呀，生活又是什么生活呀！酒不像酒，生活也不像生活，不过解决双方的问题罢了嘛。这样一个穷人，俄国监督也要去抓他。他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好吧，惩罚我吧！你能从我这里拿去什么呢？拿走我荷包里的一个窟窿？”（《押解》）他描写一对孪生兄弟什么都长得一模一样，“即使那两位妻子，也会在这两兄弟之间认不出谁是她的丈夫。”却突然笔锋一转，牵上了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不知道在你们大城市里这种事是怎么样的，但是在我们的卡斯里莱夫卡这里，丈夫和妻子可以互相交换的事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这种在肖洛姆—阿莱汉姆作品中俯拾皆是描写，阅读之下，让读者除认识生活，明白道理之外，往往会会心一笑，获得一种如听侯宝林相声那样的娱乐之喜和美的享受。

肖洛姆—阿莱汉姆在作品中说：“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喜爱眼泪更甚于欢笑、和欢喜搬出一番大道理对读者教上一课的那种阴郁的人，那就让我们尽可能欢欢喜喜地分手吧。我希望你们所有的读者和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笑的机会比哭的机会多。”^[1]“笑有益健康。医生嘱咐我们多笑笑。”^[2]

译者 1980年秋于百花洲

2006年夏略作修改

前言 (之一)

肖洛姆—阿莱汉姆的作品，曾根据英译本和俄译本翻译过三个短篇小说集：《阿莱汉姆短篇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出版）、《卖牛奶的台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出版）、《故国》（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出版）。现在这个《幽默小说集》是以旧译重选加上十来篇新译组成。在此书付梓之际，必须借此机会郑重说明一下：我始终认为肖洛姆—阿莱汉姆是一位犹太作家。

长期流离失所，四海为家的犹太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相对较集中地聚居于欧洲的德国、罗马尼亚、波兰和当时属沙皇俄国的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及俄国西部其他几个偏僻地区。这些犹太人使用的语言叫意第绪语，它是一种德语、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混合语，为东欧犹太人的主要口语，在南北美洲和今天的以色列，许多犹太人也使用这种语言，因此，它也是世界各地犹太人比较广泛使用的一种语言。以意第绪语进行创作的肖洛姆—阿莱汉姆是全世界犹太人引以为荣的犹太作家。例如，2001年12月，美国全国意第绪语言中心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和准备，召集来自英、美和以色列等世界各地的评委，请他们从18世纪以来的数千部犹太文学作品中，选出100部最优秀的作品。评选制定了两个标准，首先，作者必须是犹太人。其次作品探讨的必须是犹太的主题或经历。经过几天的激烈争论，评比得精疲力竭，最后还是不能全部达成共识。可是，却惊人地一致公认：肖洛姆—阿莱汉姆是最卓越的犹太作家，他的《卖牛奶的台维》是犹太文学中独占鳌头的瑰宝。

世界各国一贯都称肖洛姆—阿莱汉姆为犹太作家，国外各种辞书、作品集和媒体介绍，都把他列为犹太作家，意第绪语作家。1959年，肖洛姆—阿莱汉姆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他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世界各国包括前苏联，都一致以犹太作家的身份予以纪念。我国的各种书报杂志，包括《辞海》等工具书，也一贯称他为犹太作家。我和其他几位译者，也都认为他是犹太作家。

今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选取国内以前出版过的肖洛姆—阿莱汉姆的短篇小说,出版了一本汤真、戴骢等译的《肖洛姆—阿莱赫姆幽默小说选》。我在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样书时才发现,该书封面上已表明肖洛姆—阿莱汉姆为俄国作家,该书以我的名义写的那篇《前言》(是编者根据1959年的一篇《前言》改写,未经我过目)也改称他为“俄国犹太作家”,实颇感意外,心里纳闷。查看有关资料,才知这也事出有因,原来我国1982年出版的某本辞书的一个条目中就已介绍他为“俄国犹太作家”。可是再查资料,却又发现写该“条目”的作者,在他1959年和1982年发表的另外两篇介绍肖洛姆—阿莱汉姆的短文中,又都只称他为犹太作家。这是怎么回事呢?突然称肖洛姆—阿莱汉姆为俄国作家或俄国犹太作家的莫非是那本辞书的编者,或者是某位领导人(因为我国会出现这种情况)?百思不得其解。推究其根本原因,大概是因为肖洛姆—阿莱汉姆出生于当时属于帝俄的乌克兰吧。如果仅仅根据这一点,则未免尚需商榷。因为一个人的国籍,总要当事人和定居国双方都承认才行。我的知识有限,不知道当时的帝俄是不是像今天的美国或我国香港特区那样,规定凡是在当地出生的外国人即属合法公民?或者像我国解放前那样,并不把在哈尔滨和上海等地居住的犹太人所生的子女视为中国公民?我也不知道肖洛姆—阿莱汉姆本人是否承认过自己是“俄国公民”,而只知道他在作品中经常不断地揭露和谴责沙皇俄国对境内犹太人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歧视、迫害和多次大屠杀,并且在1905年基辅大屠杀后,就决定移居美国,并于1906年到达纽约。由于人民在呼唤他,1908年他又回到俄国,遍访犹太人聚居的城镇乡村。之后他在意大利和德国养病,后又去了丹麦、瑞士,但他始终没有改变移居美国的决心。尽管他在后期作品《莫台尔在美国》和《游星》中,也揭露过“西方文明”的美国生活方式,但两害相权择其轻,他1914年还是回到了美国。1916年3月13日他在美国纽约逝世,为他送葬和参加葬礼的共达十五万人。

肖洛姆—阿莱汉姆是一位世界文学名家,把他定为犹太作家或俄国犹太作家,牵涉到国际关系,世界接轨、媒体报道、书刊编辑、文学评论和教育安排等方方面面,影响深远。这不是一位译者、一本书、一个出版社可以贸然确定或贸然更改的。现在,随着肖洛姆—阿莱汉姆的作品陆续出版,对于这位作家的生平和创作道路的研究正在我国逐步展开,对于他的国籍问题,相信以后一定会有科学的、合理的和统一的结论。但在这之前,根据实际情况,我认为还是应该认定他是一位犹太作家,意第绪语作家,以免混乱。

肖洛姆—阿莱汉姆的作品在犹太人来说,可说是家喻户晓,英国、美国和俄国都大量翻译出版。根据1959年的有关资料,苏联当时就已出版过他的作品共达489版。英国出版有他的作品十卷集。美国出版有他的作品二十八卷集,零星翻译出版的不计其数,我们只从网上知道,美国先后翻译出版过肖洛姆—阿莱汉姆作品的译者已共达三十七人。中国作为世界上一个新兴大国,迄今翻译和出版他的作品,大概仅占原作的十分之一。造成这种不相称的局面,有其历史原因,另外,出版界的缺乏远见和规划,进口图书面不广,国内资料贫乏,以及翻译肖洛姆—阿莱汉姆作品有一定的难度,也都是原因之一。外国翻译者在他们的译本后记中,常常提到肖洛姆—阿莱汉姆作品不易译。因为虔信宗教的犹太人,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中充满有关宗教的语言,加上作品中处处是幽默话、讽刺语、俏皮腔,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翻译时很难把握尺寸,以致有时会译得不能自圆其说,甚至形成笑话。本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肯定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各种误译之处,竭诚希望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教。但“酒好不怕巷子深”,相信肖洛姆—阿莱汉姆的作品以后在我国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译本,并且总有一天,也会出版几十卷的集子。至于为求译文减少和消灭误译,我觉得在翻译时如能尽可能多参看各种外国译本,把俄国的、英国的、美国的译本进行比较,以助对疑难处作出抉择,应该是一个可取的方法。

为了便于查阅,本书把所收的四十四篇小说分做五部分排目。《卖牛奶的台维》和《雅歌》是原有标题,儿童作品自成一类,至于肖洛姆—阿莱汉姆的其他作品,也就无非一类是专门描写他所虚构的小市镇卡斯里莱夫卡的小百姓的,另一类是描写他倾注着满腔爱心而又百般讥诮的小人物,他们见面时都互道“祝你平安”。其中,《卖牛奶的台维》和《雅歌》虽也称为中篇小说,实际上都是短篇小说,不过互有连续性。《雅歌》不属于幽默作品,但被认为是犹太人文学中最佳爱情小说,它的前两篇是1909年在俄国彼得堡发表的,后两篇则是1911年在美国纽约发表的,也许是这个缘故,所以其中的部分故事内容一再重复出现,只是凭着作者妙不可言的写作技巧,圆满地把它掩饰成为作者有意重复描写,反而妙趣横生罢了。

译者 2006年7月

